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历史人生路

——见证共和国六十年风云

斯蓝著



北京文化出版社



弯弯人生路

——见证共和国六十年风云

斯蓝◎著

I253
5709



北京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弯弯人生路 / 斯蓝 著. - 中国·香港: 北京文化出版社,

2009.6 ISBN 978-988-17093-0-1

I. 弯… II. 斯… III. 纪实文学 IV. 17093-0

中文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030 号

书 名: 弯弯人生路
主 编: 斯蓝

出 版: 北京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中国·香港九龙将军澳富宁花园 5 座 24/F-D
联系电话: 00852-81022592
业务咨询: 13008011796
中文网址: <http://www.ddlhcbw.com>
电子信箱: bjwhcbs@yeah.net
总 发 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封面题字: 时 雨
责任编辑: 梅之梅
装帧设计: 时 雨
印 刷: 本社印务中心
规 格: 580×1168mm 1/32
印 张: 15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988-1793-0-1
定 价: 38.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曲

春风送我回故乡

三年前,我和社科院的两位朋友一道向省科技厅、民政厅申报的“湖北楚风社会调查所”获得批准。这在我省省批民办科研机构中,还是一个特例,算是对我多年来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绝好的回报,心中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翌年阳春三月,带着这样的余兴,迎着阵阵扑面而来的春风,回到了阔别数年的故乡。

故乡的一切是那样的亲切、感人。走在青葱岁月的小路上,满眼是我少时熟悉的田垄,青青的麦苗正一个劲地往上窜,仿佛能听到拔节的“咔咔”声,嫩绿的紫云英吐着紫红紫红的花蕊,鹅黄的油菜花散发着阵阵清香。我一块一块地数着,这块插过秧,那块割过麦,块块田地都留下了我们挥汗辛劳的足迹。一群楞头小伙伴在栽秧割谷比赛中互不服输的劲头,以及那脸红脖子粗的“抬杠”声和稚嫩的歌唱声,犹在我脑海中回放……

走进故乡的庄院,迎面而来的是一派鸡鸣犬吠炊烟四散的生活图景。犹如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股浓酽的乡情油然而生,真是景不醉人人自醉啊!

这些年故乡很有一些变化,乡亲们改换门庭的不少,约有一大半的人家拆掉老民居,建起了两到三层的土楼房。我跟照面的乡亲们一一上烟表示问候,几位本家的弟兄子侄把我迎到我家的老屋前。噫!怎么这样?我家隔壁大伯家的老屋已倒塌了一间,我家的老屋也要倒了。



我家老屋是在 1978 年的大火灾后由我张罗重建的三间瓦房，坐北朝南，中间是堂屋，两边是住房。后又在东侧做了一大间空屋，下面堆放柴草杂物，上面的平台晾晒粮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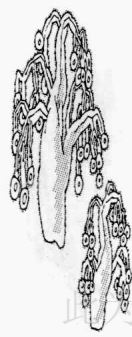
也大约在三年前，老父同和平弟弟一家花钱在素有武汉东大门之称的洪山区左岭镇上建起一幢四层坡顶洋房。洋房的一层是门面，以上三层均为错层式结构，回形楼梯，建筑面积约四百平方米。南向的大门面对镇政府和镇卫生院，北向的后门外辟有小菜园。这样的新楼接排有十几家，有点像城市小区内的连体别墅，被誉为左岭镇的“浅水湾”。

新房装修好后，弟媳兴高采烈地指挥着搬了家。老屋里的东西能移的、能下的，都搬走了。只剩下老土的一张旧床、两个旧五屉柜、一张古旧的八仙桌、四条长板凳和几只饭碗，空寂寂的，似一个被淘空了身子骨的沧桑老人，眼见就要支撑不住了……

弟弟一家不似那种暴发户式的发家，而是靠老父亲做生意一点一滴的积攒。

七八年大火灾后，我父亲便拿着我一个月的工资，到葛店街做生意。先是摆地摊卖“洋画片”，上面有明星头像和影视插曲。父亲早年学过生意，能讲解明星生平事迹和插曲内容，很受中小学生欢迎。不久改摆地摊为挑“洋货担子”，即把家里挑谷的箩筐改成货担，里面装货，上面一头放一个玻璃门朝上的扁平箱子，箱内放些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小百货。再往后是自己动手在葛化街边的树荫下搭了一间小屋，内面住人放货，门前搭凉棚卖货。慢慢做大了后，在葛化市场租了一大间门面，楼上住人，楼下卖货。我家在卸甲方圆十几里地的人缘好，加上花色品种多，价钱公道，生意总比别人好。好几家一起做同类生意的都垮掉了，父亲的店铺却总有人气。赚的钱除补贴孙女们的上学开销外，还慢慢积攒了一笔钱。我在社科院赚的外快多一些时，也不间断地往老家寄钱。这些钱都由我弟媳掌管，由于“怕露财”，这里那里，存了五六个存折。

我弟媳矮胖结实，能干活，疼爱孩子，不抹牌赌博，婚后十多年对我弟弟也很好。记得我结婚不久，接她们夫妻到武汉来玩，她



天天拉着我弟弟的手上街看红灯绿灯,买东西吃,高兴得像孩子。待到她人到中年见得多了、钱包也慢慢鼓了、我弟弟的眼睛也越来越不行了之后,她也慢慢翻脸不认人了。别看她识字不多,几近文盲,却有着惊人的心计。我弟弟因眼睛不好,找东西不便时脾气比较大,她以前能理解这一点,从不计较。慢慢要翻脸时,先是利用我们兄弟对姑母的敬重,让她来说我弟弟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今天责备,明天责备,打下“威风”;而后又借我弟弟一次菜秧栽得不好,不依不饶地大闹一场,逼得我弟弟当场喝下了农药。要不是乡亲们及时送葛化医院抢救,早没命了。我回家问起他们争吵的缘由时,她竟说是因为“叫他莫做事,他硬要做事”。

我弟弟因视力不好,没上几天学,也是文盲,却有小聪明,有“过耳不忘”的本事。凡是他听过的说书、鼓词、故事、戏文、农谚、趣闻,都能照葫芦画瓢地讲述。村里的小孩都喜欢听他讲故事,跟我弟弟年龄相仿的初高中生也喜欢听他讲故事。故事不能随便听,有个附带条件,边听故事边要帮忙干些“挽把子”之类的家务活。小伙伴们也乐得凑热闹,家里常常是一大屋小孩。

我弟弟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小时跟队里放牛挣工分,成年后放牛带用牛,犁田打耙、挑秧割谷,样样都行。他身个瘦小,年轻时除不能干扯犁之类的细致活路外,其他都无大碍。每天忙了外边忙屋里,特别“巴家”。乡民们把这类瘦小、勤快、有劲、经熬的人叫做“铁骨人”。慢慢不行是近十年的事,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给整的。

我父亲做生意结了一些人缘,其中有一些葛化退休的老人,无事常爱到我父亲做生意的小屋里坐坐。有次我弟弟也在座,有位老人看到我弟弟眼睛不好,就吹开了牛,说本镇左家庄有个在武昌“印度眼科”医院当医生的人医术高极了,硬是能把瞎子整成好眼睛。其他几位老人都附和确有其事。我父亲听后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弟媳。弟媳动了心思,要我父亲上武汉到我家中说项,让我把弟弟接到“印度眼科”诊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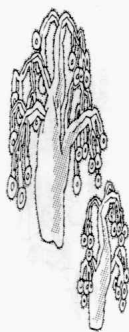
我也巴不得把弟弟的眼睛治好,连忙请假回老家将弟弟接到



武昌住院治疗，老父前来陪护。手术前后共半个多月，我天天往医院送汤送饭，忙得不亦乐乎。弟弟出院时视力似好了一点，回去不出半年，可能是养护不好，倒睫，眼压高，阵发性的疼得不得了。又接来武昌补做手术解决倒睫问题。眼压导致的疼痛却无法解决，只能长年不间断地点眼药水。像这样拖了两年，听乡民说市三医院来了西安的高明医生，弟弟给我带讯，又要来诊。接来后去三医院检查，说眼底太差，无法诊。后又去陆军总医院、湖医附一附二医院检查，都说无法诊，只开了些昂贵眼药水回去点，疼痛好了些。

本以为不会再有什么念头，可三年前弟弟听乡民说能搞角膜移植，又急切地要来诊。接到武昌各大医院检查都说不必诊，没有效果。我不死心，又把他送到汉口同济医院检查。眼科主任陈教授说可以做眼角膜移植，我留下了联系电话。过不几天，陈告诉我，刚好有个年轻病人做眼球摘除术，可献出角膜。我带着弟弟连忙赶去住院动手术，半个月出院后又在我家调养了三个月。这回情况更糟，基本上整熄了火。弟弟万念俱灰，唯一使他宽慰的是还有妻女一家人。

弟弟成家比我早。按家乡乡俗，一对夫妻生有一个男孩，便不可再生，最多只能生两胎；若没有男孩，大集体时管得紧，一般生两胎，集体的体制快解体时，最多也只能生三胎，并慢慢成了习惯。分田到户后，集体的靠山倒了，乡民们的“烟火”观念重了，村组干部睁只眼闭只眼不太管，也管不住。弟弟先后养育了五个女孩。这还不算是多的。村里一家生六七胎的还有的是，有男孩的也生到三胎以上。过去我总认为就我们家乡乡民的观念落后，九八年涨大水时淹没了几百里外的嘉鱼县簪洲湾，救灾救济时冒出一大批超生的“黑人口”。记得七十年代末的热门声讨话题是“错批一个人，误增三亿人”。真乃书生之见啊！且不说结扎、避孕技术的过关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仅就打破几千年形成的生育观念而言，能没有一个过程？经历了七十年代那么一个痛苦的反“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过程而不珍惜，不进一步改善社会条件，以后人口



还要大增,且大增的部分都是素质不太高的人口。此外还有因性别检测导致的性别比例大失调。这可都是一些要命的贻害啊!

弟弟的五个女孩长大后个个光鲜漂亮,人称“五朵金花”。

大女儿中专毕业后由我接到城里印刷厂做晒版打字工作,不到三年便成为汉口某大图片社的技师。去年技师又把老二接到汉口来做激光照排工作;今年技师应邀到深圳某大图片社工作,临行前又将老三接到汉口打字。另一个女儿已在葛化协助做生意,一个女儿读初中。都成人了,困难时期过去了,母女们全搬到了镇上,在乡民们面前风光极了。

我弟弟虽然闲不住,一天到晚拉着棍子做这做那,但没有什么效率,连自理都困难。弟媳便让他“自愿”留在老屋内,几年不回来打照面,钱不给一分,让其自生自灭。但自灭之前不榨取点什么还心有不甘,因他手上还有我们不时接济的几个钱,加上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谁也料不到,待我把老屋整修好后,弟媳竟琢磨出了一个利用整修好的房子上“规模项目”的绝妙主意,让弟弟买饲料和剁青菜饲料,养了五六十只鸡,不投资一分钱,就能源源不断地给她们提供鸡蛋和肉食。与此同时,认为老父亲也用得差不多了,借机跟他大吵一顿,将其气回老屋,以节省镇上的开支。可时日不长,觉得还是不行,不仅生意大减,有些社会闲散人员还常来找茬闹事。于是又带讯,请老人去“照场”。老父现已年届八旬,虽然身板还硬朗,但哪天一倒下就是个负担,迟早要被她们一脚踢开。唉!家发了,可成个什么家哟!

我这次到家刚放下东西,不少乡亲前来看我,热热闹闹地寒暄和拉家常。其中有两位乡邻谈到我家老屋要倒的缘由。

我老屋隔壁大伯家两个孙子成年后常年在外打工,南到两广,北到蒙疆,房子空了几年。去年靠我老屋的一间房倒塌,砖和土压下来堆有两三尺高。一下雨,砖土中就含蓄大量的水份,而后慢慢往我家的山墙上渗透。刚好我家这面山墙是土坯砖墙,被渗水浸湿近一米高。久而久之,墙脚上的土砖都泡得酥软了,用手轻轻一抠,就能抠下半块砖,时时有塌下的危险。每到下雨天,我弟



弟就惊惧不已。因堂屋与两卧室之间的山墙均是红砖单墙，薄得很，外间一倒塌，势必连带三间都倒塌。最终只能剩下后做的空屋。弟媳的打算暗的不好说，明的是让危房撑一段时间，找买主熬个好价钱，再将此拆卖，让弟弟住到空屋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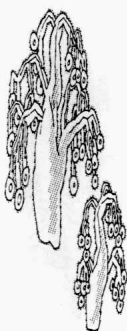
事情明摆着，若照此发展下去，将来父子两人的结局就像我已去世的大伯一样，住在一间陋室内孤若伶仃地挨到油灯耗尽。想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先要把房子整修好，一来住人舒服些、体面些；二来吸引后辈回来小住看望，不时有个照应。

我收入不高，几年前买机关新房时又扯了一笔钱，加之孩子大了，工作单位除了工资没多少奖金，每月要给她存点钱，平时还要寄点钱接济一下弟弟，父亲也吵着要月供钱，外甥买房结婚也要有所表示，日常生活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人家搬新房时都是装修、配家具一次性弄好进去享受，我只能先住进去后再慢慢攒钱补修和添这买那。父亲常说：“人家从口袋里往外一拿就是一大把，你总是几个小钱，亏你还在外面做事情”。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下决心把老屋整修一下，一年拿不下，分三年进行。

说干就干。中午与几位乡亲一起喝酒时，边吃边议论了一下整修方案：第一年把要倒的土坯山墙换成厚实的红砖墙，全屋进行粉刷，并按乡俗买一个在堂屋正面摆放的神案，挂一幅中堂画，弄下地大约得三千元，当场就委托一位在庙岭区农机厂当过厂长的堂兄帮我操办；第二年整修堂屋两边的卧房，把我几年前置办的一套密度板家具搬回；第三年整修上房和空房。

谁知第一年刚刚整修就绪，上下两间新房就成了大鸡圈。第二年把近三十平方米的空屋内的柴草搬出，在此做鸡圈，将新房打扫后铺上复合地板，搬回家具，才算有了住人的模样。

乡民们身在草野，却也关心政治，席间谈得较多的是国事天下事，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日本、台湾，云里雾里通扯。其中耿耿于怀的是美国无端炸我驻南使馆、撞我飞机还不道歉，小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台湾李登辉是个日本种，陈水扁零七年公投把我们逼得没有退路等等。最让他们不能理解的是戈尔巴乔夫当着世



界瞩目的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还嫌不刺激,还要正名当总统,还要弄眩目的花招显示自己比前辈高明,直到整垮苏联自己成了头号丧家犬才罢手,苏联庞大的党和国家机器是吃干饭的?最让他们愤愤不平的是狗日的美帝也不想想:北约军事集团是冷战时用来对付华约的,苏东巨变,华约解体,北约失去了冷战对象,也应解散,怎么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张呢?发达国家一直标榜公平正义、自由开放、人权人道,不讲“出身”,只看表现,苏联解体后的新人们虔诚地实行“休克疗法”,国家资产都转移到私人手中,完完全全由私人搞市场了,我国“软着陆”后也自降门槛加入了世贸,都是自己人了,在一个饭锅里搅饭吃,理应受到他们的“公民待遇”。仿佛一步之遥便可登堂入室,当时人们是怎样的兴奋啊!可现在怎么还要说俄罗斯和我们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还要打入另册,对我们搞贸易壁垒呢?究竟要我们怎样做才能合他们的心意呢?……这些问题我平时考虑也不多,一下子还真回答不上来,转而把话题扯到近几年的收成上。

7

“这些年收成都蛮好,没有大的干旱,九八年大水也没有涨到我们这里,算是风调雨顺,收获的粮、油、棉除自己吃用之外,还要卖几个活钱。”

“要是干旱怎么办呢?”

“六六年以前抗旱主要是用水车车水,用的劳力比较多,而且要强劳力。六七年通电后,队队修水渠、建泵站,大面积的田地都是抽水抗旱。现水车早已成了文物,泵站和水渠大都废了,加上人心七齐八不齐的,很难集体组织抗旱,只能是各家各户用水桶挑,用尿瓢浇,离水边不远的上水稻田有时也难保住;幸亏过去在大部分水田的高处建有塘堰,干旱就开闸放水,能放到水的田地,一般的旱情不妨事。”

“现在的塘堰好象变浅了不少?”

“可不,这么多年,村、组没人组织修水利、挖塘泥,现在的人散漫得很,也难得组织起来。雨水把泥土冲到塘堰,慢慢就积起了一层厚厚的淤泥,装的水少了。有的小塘,如村前两人多深的窖



子,早已淤成了旱地。

现在乡下的小路都难走得很,包产时将大块的田地分得零零碎碎,田埂又多又细,加上塘堰的堤坝年久失修,毁的毁,塌的塌,没人过问,好在大家伙都习惯成自然。”

“我回来经过庙岭山,看到绵延十几里的山岗上都是光秃秃的,我们小时候参加种植的大片松树林、杉树林呢?”

“唉!土地承包后,区里、社里、队上的东西都成了五八年大食堂里的香饽饽,都想咬一口,那些五六十年代在大片荒山秃岭上栽种的刚成材的树木,都被砍掉分了,连树苑都挖回去烧了,山已荒了一二十年。好在当年植树时做了梯田,山没秃,茅草长得很好。听说省直机关已把这一带的荒山列为义务植树的范围。植了还要有人管,要恢复到从前那样,难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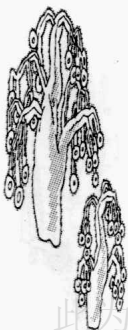
“现靠什么耕田地呢?”

8

“生产队时安排有放牛户放养的耕牛耕作,还买有手扶拖拉机或二零拖拉机,社员们统统把它们叫做“神牛”,忙时帮忙耕田,闲时运点东西。包产后拖拉机、仓库及其他队产也作价卖给私人,并按房头分牛、分农具,七八家养一头牛,共一架犁铧,耕作不成问题。集体的牛死后,有的仍是哪几家凑钱买牛,或喂养集体的老牛生下的小牛;有搞不拢的就没再买牛,要用牛时就花点钱请人带牛耕种;有的嫌请牛价钱高,只好用人力耕种一点供自己吃,其余田地就只好抛荒了。”

“现在的耕作制度也好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春、夏种早、晚稻,越冬种红花草子,一到阳春天气,漫处都是紫红紫红的红花争艳,似铺上了厚厚的一层五彩斑斓的大地毯。现红花草子怎么这样少?”

“种红花草子没有直接收入,是一种农业投入,为第二年种水稻打肥料底子。为这点事,得用半年的时间进行田间管理。现在的人哪有这个耐性,勤快一点的就在田里撒种油菜,来年卖菜籽做色拉油,弄点收入;看得开的都图个清闲,大部分稻田都荒着,待来年开春耕种水稻。我们去京山做生意,偌大的江汉平原也没看



到红花草子，只在天门与京山交界的丘陵地带看到过几块。”

“田地里的肥料怎样解决呢？”

“现在很少有人去搞农家肥和积绿肥，庄稼长不好就去弄化肥，施肥量逐渐增加，土地越来越板结，种田成本增大，收成不增反减，有的只好撂荒。”

“有机肥都到哪里去了呢？”

“都抛入水中去了。城市密如蜘蛛网的下水道流的，乡镇各种明渠暗沟流的，都是这样的肥料。以致于到处的江河湖泊都是‘富营养’，这里那里闹‘水华’，闹翻塘死鱼。现在困扰城乡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土瘦水肥’的问题。”

“生活过得还快活吗？”

“快活。最大的好处是玩的时间多，自由支配。种田成本高，选种、打药、上化肥、农忙请人，都得花钱。要不是为了吃穿，硬是不想种田。”

有人为此还念了一段顺口溜：“一二十岁的人闲逛，三四十岁的人打工，五六十岁的人打牌，七八十岁的人种田。”

“吃喝上用的心思不多，仍是传统的一稀两干，吃菜比较难，收不起来，种在地里常被人偷。”

“来客人了怎么办呢？”

“重要的客人如亲家，就到集上割点肉，或买一条鲢子鱼，一般客人就炒几个鸡蛋。”

“村庄里盖的‘楼房’不少，发财的人多吗？”

“种田只能混口饭吃，打工也难得发，能攒些钱做屋，供孩子读书、接媳妇就不错了。现在家境再艰难的人也要想办法做屋，一是儿子接媳妇没有‘楼房’谈都不消谈得；二是大集体时的山林、谷场、水塘，你不去占了盖楼房，人家都占光了；三是种粮食最没有出息，不如互换田地盖楼房有面子，没盖楼房的会被人瞧不起，只能当三等村民。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听说‘发展’是要报多少美元，咱农民闹不明白，在我们这里，‘盖房子就是硬道理’。

我们村庄发旺一点的一个是你家，算小发；一个是后头若侨



家,他岳父在宜昌与管基建的关系铁,帮他承包工程发高了;再就是有本事搞‘承包’的村、组干部,达哥家是花卉苗木专业户,资产过百万。”

“平日玩些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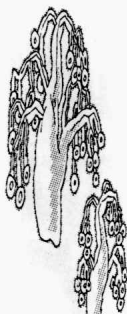
“过去集体组织的放电影、演戏、赛篮球已过时了,没人承头搞不起来;象棋、军棋、乘三棋也没人走了;小孩子也不喜欢做游戏、拍皮球、踢毽子了,嫌不过瘾。现在小孩都爱看电视,看大人打牌,有时也自己摸一把。大人个个都爱打牌。平时村里、田地里难得看到人,都在屋里打牌。乐也在此,悲也在此。村里有三、四个在旧社会就爱打牌的人,开放后天天打,日夜打,打得手脚麻木,眼冒火星,胸口扑扑乱跳,有的滑到牌桌下当天过世,有的卧床几天也去世。”

真是“打牌打牌,损人身体败人财;输钱为了赢钱起,夫妻反目家道衰。”

10 我隔壁堂兄在我少时的印象中是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头脑活络,能说会道,能写会算;五八年在教育革命的高潮中上过农业中学,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当过小队会计,做庄稼活也是一把好手;七七年就开始在汉口做“撵兔子”(拉板车)的生意,比我父亲赚的多得多,要是正经过日子,早已成为富裕户了。可就是嗜赌如命,又是天生的“还债鬼”,不上牌桌比谁都精,一上牌桌就昏了头,只输不赢,整得家里一贫如洗。村民们照面都喊他“输记”。几年前,嫂子就是为这不争气的“输记”喝药走的……

一直闲聊到下午三四点钟,两个儿时伙伴跟我一起到村里转了一大圈,走着,品着,宁静、古朴、清幽中带有丝丝苍凉的感觉。古老的庄院被拆盖得面目全非,村周驳岸脚下的良田被填起做了房屋,后山大草坪上盖满了小土楼,人走在其间,犹如在砖堆中穿行。

从村周边看向村外,村前静静的港面上满是蓬乱的水草,长港两岸的白田夹杂着参差不齐的庄稼,村后座山尾是大片姹紫嫣红的桃树林,给人一种斑驳离奇的印象。



夕阳西下,两位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向朝阳小学的方向边走边跳,惊飞港边的一只水鸟。我奇怪地问道:“朝阳小学的学生怎么现在才上学?”

“这是别的学校放学,朝阳小学收不齐学生,早停办了。”

噫!怎么会这样?五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啊,她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儿时的记忆呀!

记得六五年隆冬的一个大雪天,我到朝阳小学转完少先队组织关系,熊妇英校长送给我一本《平面几何》,让我做一些课外练习。我当即决定步行三四里到脉岭街去买课外作业本。前不久刚在小学前的操场上看过《林冲雪夜上梁山》的电影,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扛着一根木棍,学着豹子头的模样,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踏着乱琼碎玉,蹦蹦跳跳的行进。沿途先后碰到两只野鸡“嗖”地从脚下飞起。我操着家伙追赶,有一只还差点被我赶上。以后生产队铲草皮搞“三光”,加之化肥、农药对种子等食物的污染,野鸡绝迹多年。这回听说朝阳小学停办,坚持要去看看。踏着满是蓬草的田间小路,不过一里路的光景,竟也先后发现了两只野鸡从蓬间飞起,心里忽然一阵高兴。抚今追昔,触景情生,故乡的恩泽、儿时的往事、少年时改造家乡的夙愿,一桩桩、一件件,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们村是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古老村落,早先创建时不止是严家独占,村周边还有四五个杂姓的小村落,现还有其地名遗存。如李家塘、李家堤、孟家垅、孟家塘、薛家垅、高桥山、曹门塘等。后因瘟疫、战乱、水患的危害,这些小村落逐渐消失,或者是严家移民来此之前,这些村落的居民已被“梯次移民”到四川,成为严家一姓的领地。庄院建筑是鄂地典型的江南民居样式。百余栋带天井、后花园的青砖大瓦房沿前低后高的地势层层展开,形成一个齐整而又错落有致的古建群落,连接着后座山上的大草坪和大草坪后面长长的一大片古松树林。由高处向下俯视,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旧时村学先生谓之为“丹凤朝阳”。其中比较独特的文化遗迹有两处:一是村后与大草坪连接处耸立着的一座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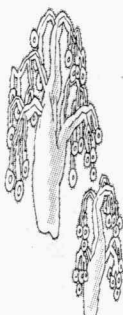
悠久的学馆，名曰“大学”；一是村前港边离明代砂石拱桥不远的下窑高墩上，建有一座两层六面青石塔形字藏（音丈），供旧时读书人家焚烧字纸。

在我儿时印象中，村里通向外面的道路、古桥、田埂时时有人维护，村中绿化的树木、草坪、花果保养得好，田地里精耕细作，年年挖塘泥、港泥，经常修整塘堰堤坝。印象犹深的是庭院内有碗口粗的大葡萄藤；后园内有桃、李、杏、梨、橘等果树和广玉兰、梔子花、四季青、荆钗树、桂花树等绿化树；庭院边有高大粗壮的梧桐树、皂荚树、桑椹树、枣树；池塘、粪窖及小溪流边有宽叶兰草、水仙草；茅厕边有大蓬芭茅草；天井内养龟，有雅兴的还在天井旁的缸盆中养鱼、养花、养荷。其中进士第后花园内的大片天竺最吸引小孩，我们把它的茎砍下来做箭弓，用高粱杆做箭杆，用铁丝做箭头，搞射箭比赛。

12

家乡有着纯朴的乡风。在我们儿时的印记中，虽然还残留有家长急了爱打小孩子的遗风，但印记更深的是乡民们恪守古道，有朴素的是非观念，尊师重教，勤俭持家，笑破不笑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吃大喝顾眼前，省吃俭用备荒年”，鄙视赌博、游荡、抖狠、势利等不端行为；平素待人热情有礼，讲的是“人换人，心换心”，特别是一些太婆、大妈、大嫂们，对人和气亲热，处处为他人着想；小孩尊崇长辈、放学回家就帮大人做家务活，星期六、星期天下田地里干活；孩子之间争吵起来，大人总是先责备自己的孩子，有动手打了人的，大人还领着孩子上门道歉。我小时的十几个伙伴，几十年来都亲如兄弟。看看现在有的自家人闹的！唉，真是世事沧桑啊！

晚上，我去左邻右舍看望过几位长辈后，便早早地同弟弟躺到了床上，家长里短地闲扯，哪家老人走了，哪家接媳妇了，哪家迁到城里去了，谈着谈着，弟弟就扯起了鼾声，一夜睡得很沉。我睡到五更天就醒了。乡村的夜晚非常静谧，村东一声犬吠、村西一丝开门声，都能听到。在过去，乡民们上桥上街买猪崽、卖米糠、排队买肉的该起床了，办完事好赶回来出早工，要误工也只误早上



两分工……久远的生活方式同现在的生活图景迭印在一起,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悸动,思绪一下子飞扬了起来。

我想得很多,很杂。一个人要生活得好,除物质之外,还要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和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一个友爱的社区环境。这其实也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的主体是具有和谐素质的人,和谐素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生活情趣的养成。过去古村的一些文化传统,如逢年过节排演戏曲歌舞节目;重阳节村里办重阳会,老人登高望远、吟诗作赋;平日里一有闲遐就打理前庭后院里的果树菜园、种花养鱼,雅兴不浅。我六八年回乡务农时,还找过几家老人借过古香古色的水仙花盆和鱼缸养菊花和养金鱼。这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条件问题。过去物资匮乏,能有不俗的生活情趣;现社会进步了,大都识文断字了,武汉、广州、北京,去的地方不少,可怎么思想倒狭隘了,处事倒没见识了,生活倒邋遢了呢?

一个社会的和谐环境和从容氛围由何而来,一个人的和谐素质从何养成?说到底还是一个秩序问题。孔子与齐威王论治国之道时,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齐威王马上意识到这一主张的重要性,若没有这样的尊卑等级秩序,就是有谷子也吃不到口。这就是封建宗法秩序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开放的呼声日渐增高,人的文化、见识也越来越高,竞争也不断加剧,更要通过建设社会秩序来保持社会稳定,以有条不紊地实现现代社会的各项需求。但一个社会的稳定,不一定就有秩序。即有无序稳定的存在,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行为的失调。如无原则的堕性处世,依趋利避害的惯性过活,没有对错曲直,没有是非评判,没有向往和追求,似一种混沌的状态,似患了雪臆症的羊群,懵懵懂懂,也可能求个上下相安无事。但这种“无事”,只是一种无奈的安宁和稳定,是一种没劲的,干啥都提不起精神的稳定。

现今农村的稳定不少是属于无序的稳定,属于没劲的稳定,是一种懒的稳定。像是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似的,没了生气,没了歌



声,没了姑娘,过一天算两个半天,别人能活,我也能活,路懒得修,田懒得整,塘堰懒得挖,菜懒得种,粪懒得捡,草懒得薅,房间懒得收拾,人懒得打扮……

无序造成人的懒,也造成人的贪婪。一个小小储蓄所的职员,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卷款逃走,仅仅一个中国银行,发生了多少起这样的事情啊!黑龙江河松街支行一次卷走资金十亿余元,北京“森豪公寓”在中行骗贷 6.4 亿元,“中国首富”牟其中就是一个专吃银行的专业户;其他三大国有银行也不甘落后,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受贿 100 万美元,农业银行包头分行的分支机构被内部人员骗资 1.15 亿元;一个香港的混混,用两港元在四川骗走 5 亿元人民币;一个航空证券保定营业部经理携款 3 亿元潜逃;高官陈克杰,批卖一次土地就进账一千多万;广州番禺区电力局私存小金库 1 亿余元,私分公款 4000 万元;法院也来凑热闹,吉林高院助理审判员李永禧,贪污执行款 5316.12 万元,索贿 36.84 万元;一向被视为圣洁的科教部门也不甘寂寞,航天高官厉建中贪污受贿 350 万元,挪用公款 1 亿多元;男贪女也贪,“巾帼不让须眉”,深能源女董事长劳德容,贪污 6000 多万元。还有大大小小的工厂承包租赁拍卖、大小基建工程发包、大小走私贩私中的权钱交易,大小偷税骗税,动辄成百万、上千万、上亿元。仅深圳一个延苑酒店,用造假账的办法,四年逃税 3411 万元……中西部普通一个县,年财税收入才过亿元,几亿元的县(市)算是大县(市),一个贪官轻轻一卷,要抵多少个县(市)呀!

无序造成巨大的经济黑洞和放肆的国有资产流失。仅官方公布的两笔数字便可见其一斑:一是中国反贪局在 2001 年《瞭望》杂志透露有 4000 贪官外逃,携走资金 60 亿美元,2005 年《中国改革》杂志消息,有的花 11.06 亿元人民币在英国购豪宅;二是国家审计局 2005 年在 1999 年成立的六家国家资产管理公司(ANC)查出 38 个涉案线索,67 亿涉案资金,700 亿违规资金,并将资产贱卖外国投资银行等惊人内幕。这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湖北外贸金鉴培、武汉中信达的某经理,用公款到澳门豪赌输掉

